

人同書

春寒

卷之二

二

334

人同書

刊



人問文藝

寒春

夏衍著



人問書屋

刊行

人間文藝

春

寒

• 版權有 •

著者：夏

衍

出版者：

人間書屋

廣州市漢民北路

印刷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德忌笠街23號

基本定價：

港幣四元二角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再版

人間文藝

夏衍：春

寒（長篇）四、二〇

秋雲：浮

沉（再版）一、四〇

黃藥眠：

約瑟夫的外套（論文）二、〇〇

黃茅：

清明小簡（散文）二、〇〇

聶紺弩：

天亮了（短篇）四、〇〇

杜埃：

在呂宋平原（短篇）二、四〇

夏衍：

蝸樓隨筆（雜文）一、六〇

默涵：

獅和龍（雜文）二、四〇

華嘉：

方言文藝（論文創作合集）二、〇〇

黃茅：

讀畫隨筆（雜文）即出

林林：

詩歌雜論（論文）即出

楔

佩蘭臨走的前一天，老遠從九龍城跑來看我，把一扎用褪了色的淡藍薄絹包紮得整整齊齊的信件照片和札記之類放在我雜亂的桌上，帶着她老是掛在嘴角上的微笑說：

「別說寫出來了，連整理一遍的工夫都沒有，明天走了。」

「明天就走？不是說有一個月的好擺嗎？」覺得突兀之外也還感到一點輕微的離愁，我說。

「可不是，那邊有電報來，他們逼着我把手續都辦好了，打針，種痘，訂船票……」

「那，你說要暢快的看電影，聽音樂，學游泳，這些計劃不都完了嗎？」

「是呀，可是，能走，總還是早一點走好。」帶着柔和的江南鄉音的國語背後，我想像不出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可以有這樣堅定的決意。半個月前，她作爲一個「鸛鶒」搭客，從粵北搭乘專運私貨的卡車，繞過恐怖區域衡陽，經過桂林，廣州灣而到達香港的時候，對於闊別了四年的都市生活感到了飢渴一般的食慾。同時伸出兩只手來握住在碼頭迎接她的朋友，照例帶着永遠不知

道愁苦似的甜笑，興奮地說：

「香港真漂亮啊，在香港過一個夏天，好極了，我一定要暢快的看電影，聽音樂，洗海水，假如可能的話，我還想學舞蹈……」

可是現在，在這迷人的香港停留不到兩個禮拜，真是一點留戀的心情也沒有地又要北上了。她所說的「那邊」是一個窮苦的地方，沒有電影，也沒有洗練優美的音樂；等待着她的祇是貧窮，艱苦，戰鬥，和一所决定了要她去担任功課的有四百學生的補訓學校。

「那麼這些……」我望着她帶來的那一個包裹。

「對了，你看看，假如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留下，做參攷，沒意思，那就代我保存一下。」她把有特徵的那對長睫毛的眼睛射向放在桌上的材料，用手指輕輕地撫摸了一下，繼續下去：

「廣州失守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丟了，我祇帶了這一點東西，這一次出來，我以爲一定沒希望了，幸虧好心腸的鍾副旅長——就是上次跟你講過的那一個『救命恩人』，幸虧他叫勤務兵到我行李裏去找，終於帶出來了。」

用她纖瘦的手指靈活地把包裹解開，把一些她所認為最忠實地記錄了她的生活的材料陳列在我狹小的桌上。

「這是在廣州拍的一些照片，沒有用的。啊，認得出嗎？這是『血洒晴空』的舞台面，我扮的是劉月蘭，是在長堤青年會演的，七七週年紀念日吧。對了，這一張是歡迎孫夫人，在淨慧公園，我在那裏？找得出嗎？對了，拿着大旗，當然是容易找出來啦。瞧，多神氣！那股傻勁！」照片都還沒有褪色，而人事卻完全變了，這好像對於我們這位應該是在多感的年齡的女主人公，也沒有引起多大的哀愁；把照片收拾起來，繼續下去：

「這是我寫的札記，斷斷續續的，我沒有常性。從廣州到翁源，以後就沒有記下去，我病了。——喔，這一包就是他寫給我的信，……」一抹羞怯的表情掠過她的臉龐，但是一瞬間之後，她的聲調就變得相當的沈重：「這裏面所談的都是私人問題，講到一點時事的，都被他們當作證據，押收了！」

她憂然的停止了她的回叙，一只手按在窗沿上，把視線轉向到窗外禮拜堂的屋頂，不定形的

白雲像流水似的滑過蔚藍的蒼空，但她顯然沒有關注到這美麗的自然變幻。……………

第二天一早，她和幾個不相識的朋友離開了香港，爲了旅行的安全，他們不讓一個熟人到碼頭去送別。

我化了幾天工夫讀完了她留下的札記和書簡。一大羣善良的，也許是因為過分善良而在這社會裏被認爲矯飾的青年的面影，浮上了我的心頭。將這些人物寫成小說吧，一則我的拙筆不一定能够刻劃出他們的面貌和心情，二則「小說裏的人物」這一句話早已被人認爲「不真實」的代名詞，不反而會損害這些人物和故事的真實性麼？在這些相識的，似曾相見過的，或者完全不會見過面的，沈默而又頑強的青年人前面，我坦白地自白，我沒有絲毫將他們寫成小說的心情。我祇想將他們平凡的生活，意念，慣於作弄人的春風一般吹軟了他們心靈的愛戀，憂傷，和從他們素樸的邏輯認爲不能不頑強地扎掙下去的爭鬥，苦惱，誠實地記錄下來，作爲這個苦難時代的面貌的一些碎片。善良的讀者，也許以爲這祇是些平凡人的生活記錄吧，但，幾十年來，這些平凡人的血和淚，不是流遍了大地，凝成了地殼，使我們的呼吸都感到困難了麼？「野鵝還在那樣的飛

，冬天還沒有過去」，我們相信冬夜是漫長而嚴酷的。但，有更多那麼頑強固執的人，願意躺在流血的地上，用他們的尸骸鋪平那神聖的，希求着，憧憬着的嶮阻的路，那不就在嚴寒之中，也已經使我們感到一些盎然的春意了嗎？

尸骸是有站起來的時候的，馬太福音有一句話：“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一個悶熱的晚上，廣州東山沿江的一條靜寂的路上，一對青年男女正在緩緩的散步。南國的九月，照例是酷熱的，這一天，晚間想到江邊來找一點微風的人也失望了。被整天的太陽晒憔悴了的鳳凰木正在喘息，從地面散發出來的熱氣裏帶着濃重的雜草香氣。在這樣的情景下，富於感受的人是容易陷於沈默的。他們走着，沒有一句話。

女的就是我們的女主人公吳佩蘭，二十一歲，純白夏布旗袍的肩上垂着兩條烏黑的短辮，疏疏的前刘海，弧形的長眉，下面是濃睫毛保護着的一對大而黑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平時就像帶着笑的小嘴巴，和南國的驕陽也無可奈何她的江南女兒特有的潔白的肌膚。嬌小敏捷，有一副澄澈而富於魅力的聲音，不很着意修飾，但是偶爾披上一條圍巾，在短辮子繫上一條絲帶，或者隨手摘一朵草花插在襟頭或髮上，就會顯出十分的動人得體，而又別饒豐致。跟她並肩走着的青年姓徐名璞，是一個戰爭爆發以前不久從日本回來的大學政經系的學生，碩長清瘦，一對細長而多

紋的眼睛，微突的顴骨，靈活的，似乎太大了一點的嘴巴，裏面一排潔白動人的牙齒。常常沈默，但是碰到談得來的對手，或者要爭辯一個問題的時候，便會講得比別人還多，二十八歲，但看樣子似乎已經是三十開外，把白帆布上衣挾在手上，留意地調節着自己的脚步，慢慢地走着。

過東河浦路朝東，那一帶顯得更冷靜了，疏落的幾家有錢人的別墅沒有燈火，大概是經過六月的轟炸之後，避難到香港去的主人還沒回來吧。徐璞望了望天，打破了沈默。

「沒有月亮。」

「早呢，」佩蘭停一停脚，借路燈光看了下手錶，「才九點半。」

「戲排得差不多了？」走了一段，徐璞繼續下去。

佩蘭微微的搖了搖頭。

「不是說要趕雙十節的全國戲劇節嗎？怎樣，你扮的角色？」徐璞問。

微微的斜過來看看他，笑了一笑，沒有回答，走了幾步，反問似的：

「看過劇本嗎？」

「沒有。」

.....

突然長鳴起來的晚蟬聲音終止了他們的再度沈默，這一次是佩蘭開始了：

「在我們家鄉，知了在晚間是不叫的。」

「湖南也是一樣。」

佩蘭把短辮子推到肩後，笑着說：

「到了廣東，季節的感覺都弄亂了，花開得不照節氣，冬天開桂花，十二月間也還有碧綠的芭蕉。」

「這是亞熱帶啊。」

「熱帶人的性格也有點不同吧。」

「爲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徐璞笑了。

「那是，」她停了一下，摸出小手帕來揩了一下額際，「我扮的那個角色，性格變得太奇怪

了。」

「變？怎樣變法？講出來聽聽」。徐璞感到了興趣。

斜斜地掠了他一眼，低下頭來，似乎在看自己的脚步，慢慢地講：

「一個富家小姐，有了一個窮困的愛人，」她笑着說：「敵人打來了，愛人從了軍，她到醫院當看護，在那兒，她又愛上了一個負傷的空軍，空軍傷愈之後悄悄地上了前線了，她就苦悶而墮落下去。……」

「唔。」他似乎不同意似的搖了搖頭。

「這還好吶，第三幕，在一個熱鬧的晚會，她正在瘋狂似的享受，無意中，從一個朋友口中知道了她第一個愛人壯烈殉國的消息，她便突然的轉變過來，向大家演講一陣，脫下漂亮的衣裝，說要上前線去工作。……」

「完了？」

「沒有，還有兩幕，可是單單這些不是已經够奇怪了嗎？」歪着頭似乎是等待他的同意；「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可能。」

「你說，她不能同時愛那個空軍？」靠近了她一步

「那倒不，我不贊成那後來的轉變，導演先生要我大聲的向觀眾演講，說：每說一句停一停，台下準會喝彩的。」她幾乎笑出聲來，「要是真的有這麼回事，我想在場的人聽了會覺得可笑的。」

徐璞同意地點了點頭，把多少有點驚奇的眼光注視着她，用嚴肅的口吻說：「這就是不夠真實。」

他們兩個的相識是在這一年的春天，但是單獨而比較長時間的談話這還是初次。二月初，廣州的幾個青年救亡團體在新亞酒店開會歡迎外來的文化工作者，徐璞也算是被歡迎者之一。佩蘭雖則是「外江人」，但是因為她上海一淪陷就到廣州，而且不久就參加了一個海關同人組織的戲劇團體，所以這一天她所處的是一個主人的地位。席上徐璞被推作了十五分鐘的報告，他那不落公式演講窩臼，沈痛而又常常閃爍着機智的演講，在佩蘭心裏留下了了一個很好的印象。散會之

前佩蘭被兩次拍掌催促，唱了「新女性」歌的一節。她圓潤而有底力的歌聲也博得了全場的讚賞。會完之後，徐璞從年輕人要求題字簽名的包圍中掙脫出來，佩蘭和幾個年輕女孩子在門口對他含笑招呼，殷勤地指點了他到百子路文化界招待處去的路徑。此後，他們常有見面的機緣，但是各人忙於自己的工作，也就沒有深談的機會。七七紀念前夕，徐璞被約去看了佩蘭主演的『血酒晴空』的預演，跟在劇團主持人的致辭之後，才卸了裝的佩蘭羞怯地要求文化界特別是徐璞的批評，但是那一次他的講話却使佩蘭感到了很大的失望，他很「統一戰線」地作了籠統的讚許，對佩蘭也祇說她「很適合劇中人的個性」。臨走，他和佩蘭交換了最初的握手，而這握手，却是熱烈而明白地帶着個人的好感，佩蘭陵了他一眼，那種不在預期之中的殷勤反引起了她的不快。在那一天日記上，她寫了下面的一節：

「失望了，又是一次。——連被許多年輕人崇仰着的文化工作者也沒有例外嗎？」

「我討厭我是一個女人，我討厭我常常被人讚美的身體，爲着是一個女人，爲着有了可以被別人讚美的身體，人們連進一步地探掘一下內心深處的才能的意念都沒有了！」

這失望和不滿直到八月中旬某一次戲劇界聯合座談會席上，徐璞發表了一篇一小時以上的分析中國戲劇之轉化的演講之後，方才得了補救。那座談會徐璞是臨時被約參加的，但在許多發言人裏面，他的講話無疑的獲得了最大的成功。他的話講得很平直，舉了許多實際的例子，說明戲劇的樣式和每一時代的社會生產條件有着不可分的關係，沒有故意的銜學，但仍隨時流露了他警關獨到的見解。這一場演講感動了她，使她覺得在眼前的許多愛面子，歡喜講漂亮話，自以爲是，獨斷獨行的救亡工作者裏面，他終於還是比較可以「談得來」的一個。

在我們故事開端的那晚上，佩蘭排了一整天不愉快的戲，有點頭痛，想回宿舍去休息，獨自出門的時候，正遇到了久未見面的徐璞，由他提議到江邊去散步，她便很高興地接受了。

向東走，目送了文明村的疏落的燈火之後，這一帶已經全是郊外了，這時候，才從江面上緩緩的吹來了一陣微風，珠江好像睡熟了一樣，繁星點綴在浮着白雲的天上。

徐璞點了一支香煙，忽然想起似的把煙盒遞到她前面。

「抽煙嗎？」

帶笑地換了搖頭。

「這地方很不壞。」他說。

佩蘭用眼波表示了同意，接着問他：

「徐先生，到過玄武湖嗎？」

「沒有？」

「無錫呢？」

「都沒有去過，五年前，去日本的前一年，在杭州住過一個夏天。」

「你喜歡廣州嗎？」

「當然。」

「歡喜它什麼？」

「天氣，青年人的熱情，四季不斷的花，……」

「這之外……？」

「這情景不也就很美嗎？」他脫口地講了一句。但當他覺得「情景」這兩個字用得，不妥當的時候，佩蘭似乎已經感覺到了，低着頭，老是那種帶着捉摸不定的微笑的表情。

「可惜沒有船，要不是倒……」他解嘲似的說。

「船？有啊，方才不是有幾個女小孩喊着要艇要艇嗎？」她毫不介意地回答。

「哦，我連這一句廣東話也不懂。」

「和荔枝灣一樣，很多人雇了艇在江上乘涼呢，可惜時候不早了。」

徐璞很快地看了看錶：「不遲呢，沒有事吧。」

搖了搖頭，「不過……」

「好，雇個艇吧，難得的。」

十分鐘之後，在衣鴉的槳聲中，他們的小艇緩緩地滑向了平靜的江心，沒有燈，船裏是黑黝黝的一片，船家機械地搖着槳，後艙微微地傳來了一個酣睡的孩子的鼾聲，佩蘭坐在船頭，徐璞